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

中超最贵外援特谢拉,拖垮中超冠军。视觉中国供图

七贤论道

中国足球向来不缺浑水摸鱼的和投机倒把的,只缺宋卫平和徐根宝那样认死理的。

要是中国的职业俱乐部二十多年来,都像绿城这样过日子,竞技水平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敢设想,但至少可以省一半的钱,成百上千亿。

去年,宋卫平彻底退出中国足坛。本报资料照片

■七贤

一块钱现在可能买不到一个肉包子,但可以买下三个中超俱乐部。

永远争第一的国安俱乐部(为便于理解,暂用改名前的叫法)一个月前挂牌卖,标价一块钱。

两周前天津泰达求收购,一周前江苏队等买主,谁有诚意,拎包入住,不要钱。

中国中超、中甲正经历刺骨的倒春寒。苏宁在夺冠后三个月弹尽粮绝,留下一桩悬案:算夺冠三个月后倒闭,还是倒闭前三个月夺冠?

一个运作了近三十年的联赛,没有谁真正赚过钱,窟窿还越捅越大,放在其他行业,太魔幻现实主义。而这一天现在才到,则是清醒冷酷的现实主义。

假如限薪、改名风暴三年前到来,苏宁就不会花5000万欧元转会费、1200万欧元年薪请巴西外援特谢拉。

没有特谢拉这杆洋枪,江苏球迷去年可能享受不到中超冠军的美妙,但今年也可能不用忍受关张打烊的痛苦。

对苏宁来说,在特谢拉和其他外援上花费的7亿,是笔天文数字。苏宁宣布足球停摆的当天,它的股票一字涨停,股民作出最热烈的回应,和球迷冰火两重天。

去年秋冬之交,绿城俱乐部就热了起来,想来试训、入伙的中超、中甲球员络绎不绝。随着新赛季临近,来探口风的球员更多,包括不少从绿城走出另谋高就的旧部。

这些浪迹天涯的游子,遭遇刺骨寒风、居无定所的时候,最怀念的还是自己最初停泊的那个温暖港湾。

投身职业足球的第二年开始,绿城就是中国足坛的另类,俱乐部投入不大,球员薪水不高,那些刚崭露头角、身价呈上升走势的年轻人,合同快到期就和其他俱乐部眉来眼去,一直是常态。

对这些想往高处走的年轻人,绿城俱乐部几乎不设障碍,天要下雨娘要嫁人,都由不得自己,断别人财路的事,绿城一般不干。

但对那些愿意把身价降一半回归的旧部,绿城这回真爱莫能助。即使拦腰砍半,那些报价还是太高,更主要的是,球队一个萝卜一个坑,实在没有空缺。

对那些一块钱甩卖的俱乐部来说,鲁迅的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末尾那段比较适用:莫非他造塔的时候,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?活该。

在中国足球门口闯进恒大这个陌生人后,中国职业足坛开始年复一年上演石崇、王恺式斗富,直到外援身价5000万欧元,国脚年薪2000万人民币,没有20亿投入别想夺冠,没有5亿别想保级。

很多年里,量入为出省吃俭用的绿城职业俱乐部,都是异类。因为待遇寒酸,绿城留不住人,厚道点的球员家长好合好散,俱乐部赚笔转会费。

不讲武德的年轻人,和经纪人上下其手,和豪门俱乐部暗通款曲,钻政策空子,一挪窝球员自己年薪签字费千万,辛辛苦苦把娃养大的俱乐部拿十几万的培养费。

国内青训做得持久、认真的绿城,一直留不住人。五六年来出走的绿城青训球员,可以凑满一支完整的中超阵容,而绿城自己一直为重返中超苦苦奋斗。

退潮的时候,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,谁在浑水摸鱼。

中国足球向来不缺浑水摸鱼的和投机倒把的,只缺宋卫平和徐根宝那样认死理的。如果中超限薪、改名风暴早一年来临,宋卫平也许不会退出中国足球。

要是中国的职业俱乐部二十多年来,都像绿城这样过日子,竞技水平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敢设想,但至少可以省一半的钱,成百上千亿。

资金推动型的中国足球,价值只剩下投机,说得直白点,就是各种政策红利,而限薪、改名后大逃亡,源于这个游戏的投机价值锐减,甚至枯竭。

所有足球老板都声称自己爱足球,但每年几亿甚至十几亿的投入,除了来自国企的直接拨款,来自上市公司的拨款或发债,有几毛钱来自老板自己的口袋,是心照不宣的行业共识。

所以世界排名七十开外、各级国字号多年进不了亚洲前八名的中国足球,职业联赛的投入能跻身世界前六,一家年利润六十亿的国企,肯投二十亿去争一个中超冠军。一个上市公司每年亏十亿,几年来还会无怨无悔砸钱,直到高层忍无可忍、拍案而起。

那些靠三五千万欧元身价的外援点缀、靠十几亿人民币砸出来的中超冠军,事后看来,更像花亿万钱财放一晚烟花。

该走的总会走,该来的总会来。千万年薪的韦世豪在一档节目里坦承,自己出口转内销,是因为在国外踢不出来,国内诱惑又这么大,钱这么多。原本不咋样的国外同龄人越踢越好,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。

现在开始,中国职业球员也要做好没有退路的准备了。有点替那些突然失业的球员惋惜。诚如中国足球一座孤岛的绿城,都无法为那些落难的旧部提供一个栖息之地。

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